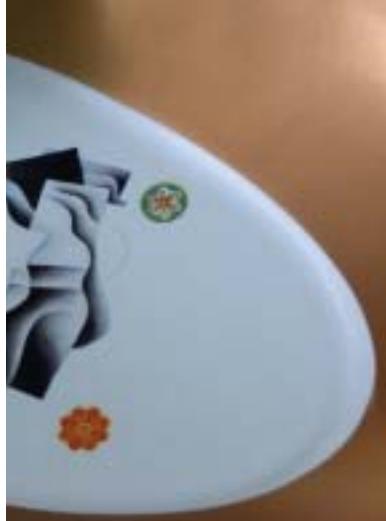


人物專訪



傳統工藝的精神不僅是國民工作倫理，更是一種追求盡善盡美的精神。十九世紀 William Morris 將有品味、有格調的壁紙帶進每個英國家庭裡，這項兼具機能與美感的革命性發展，影響了歐洲商業設計。如今，台灣社會已經有足夠條件，也是推動工藝精神的時機了。



攝影／陳信翰（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李碧勳（中國時報資料照片）、洪千
懿。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文建會、趙家窯



文建會主委陳其南



文
陳盈珊 中國時報撰述委員

傳統工藝的精神與阿里山小火車事故、飛機墜機，乍聽之下沒有任何相干，但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其南認為，傳統工藝的精神與國民工作倫理有關，如果能將那種從頭到尾投入一件生活工具製作的工藝精神，用在每一件工作上，那麼，許多的意外都可以避免。而這種精神正是文建會未來將積極推動的重要政策。

台灣工藝研究所歷史相當悠久，如果從前身「南投縣工藝研究班」開始算起，應溯自民國廿四年，後來在民國六十二年，由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將之改制為「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隸屬於省建設廳，為省府三級機構。直到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隨著精省再改制為「國立台灣工藝



研究所」，隸屬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發揚台灣工藝特色文化。

然而，陳其南坦承，由於定位一直不清楚，使得工藝研究所近年來一直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推動傳統工藝的發展是陳其南上任之後，相當重要的政策之一，因此，他表示，對於工藝所未來的方向，將會有一個系統性的推動藍圖；對於工藝界來說，少數重要的國家工藝獎也將有更明確的定位。

從訂定工藝獎的遊戲規則做起

陳其南指出，工藝與美術不同，簡單地區分，美術不具有實用價值，是純粹的美學；而工藝則具有其獨特性，就是可以使用，如果脫離實用階段，就近入純粹美術的領域。然而，近年來的工藝獎卻都陷入了傳統的迷思，愈來愈走向「工藝美術」，結果卻將真正從事工藝創作的工匠排除在外。

陳其南以身邊器物為例，比方說一張桌子的觸感，與工匠的技藝有很大關係，是不是能磨出最完美的邊、漂亮的弧度，或是像接頭卡榫是不是銜接恰到好處的臻品，這都是工藝的範疇。但是台灣的工藝發展卻未能將重點放在這裡，以致於一直沒有足夠的人才。而文建會與工藝所所能做、該做的，就是領導其改變方向，而這些就可以從明確訂定工藝獎的遊戲規則做起。

事實上，陳其南認為，傳統工藝是現代設計的源頭，二者看似兩股不同的勢力，其實卻是息息相關。因為如果傳統工



台灣生活用品評選獎「碗」，安達陶瓷作品。（提供／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藝的價值精神無法發揚出來，傳統工藝的基礎不穩，那麼現代設計也將無從發展。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許多小地方都保有完整的工藝技術，從木家具、漆器、木工具等，乃至於工業母機，對內有良好的傳承，對外也有相當的知名度，除了實用價值外，也為地方帶來相當可觀的文化觀光產值；就因為有這些傳統工藝做後盾，日本的現代設計也非常進步，許多設計的精準都來自於傳統工藝所奠下的基石。

除了民間的努力之外，日本的地方工藝發達，與地方政府費心推動有極大關係，而中央也將之視為文化產業重要一環，大力協助地方政府發展當地特色；反觀台灣，距離這樣的規模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所以，陳其南說，未來文建會將竭力輔導地方政府，視各縣市、鄉鎮原有的特色，推動地方工藝，目前台灣工藝追求的只是專業者的工藝、美學化的工藝，至少也要激起大家都去發展工藝的興趣。陳其南強調，是要鼓勵工藝具有美感，而不是只強調其藝術性，否則將會傷害工藝發展的龐大基礎。



「雕漆圓盒」，生漆，光山行作品。
「花草圓瓶」，景泰藍，郭明橋作品。
「回娘家」，省產陶土，唐永哲作品。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典藏品)

傳統工藝精神與國民工作倫理

然而，陳其南認為，傳統工藝的精神更重要之處，還在於與國民工作倫理有關。陳其南說了一個令人相當驚訝的理論，就是若所有人在工作時都能秉持傳統工藝的精神，那麼像阿里山小火車翻覆意外、飛機墜機失事等，都是可以避免的。

因為，傳統工藝的精神，就是一種工作精神，那種從頭到尾投入一件生活用具製作的心思，在處理工作上的任何環節都不會馬虎。所以，陳其南說，假如小火車的維修技術人員當初在小火車出發前按部就班做好所有安全檢查，飛機在起飛前完全依照工作守則再確認一遍油料、零件等，很多憾事就可以避免，那些意外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負責的人以為自己已經夠熟練，不再重視每一個環節。

傳統工藝的精神其實也是一種追求盡善盡美的精神。十九世紀英國有一位多才多藝的傑出人物William Morris，他同時是個藝術家、詩人、還是一位出版商，不過，他最為人熟知的是他所設計的壁紙。William Morris為自己訂定一個使命，就是要將有品味、有格調的壁紙帶到普羅大眾的居家生活裡，他的這項創舉為他的公司賺進可觀的鈔票，也為之後的英國人開創更簡單、更輕鬆的生活方式，直到今日，英國的居家裝潢依然有著William Morris的印記。

陳其南說，William Morris 最初的構想，就是在解決當時英國產品設計只追求機能，不重視美感的問題。而這項革命性的發展，不僅影響了歐洲國家的商業設

計，也跨海影響到日本的工藝設計界，甚至間接影響台灣前輩工藝美術家顏水龍，他在二次大戰前曾經於台灣試圖推動工藝運動，只可惜當時的經濟條件還不足，社會上的迴響並不大。

不過，陳其南說，如今的台灣社會已經有足夠的條件，是推動工藝精神的時機了。所以，國美館、工藝所與時藝多媒體刻正積極籌畫William Morris的展覽，藉由一系列的研討會、重新詮釋的展覽，讓台灣民眾認識William Morris與其作品，更喚起台灣人對傳統工藝的熱情。

只是，相較於美學的部分，陳其南比較在意的還是傳統工藝形塑的工作倫理，因為在他的觀點，那部分是此刻台灣迫切需要的，他認為日本的當代設計之所以能如此蓬勃發展，與職人精神有關。

日本許多小地方的小工廠，生產的工業母機之精密，堪稱世界一流；即使在町工廠那樣的規模，測量、設計一樣追求完美，縱然是不鏽鋼器具也一定按部就班做到好。在這樣的情況下，製作的過程就是一種價值，而不是只在意產品完全成形後是否完美。

事實上，陳其南說，這點就和僅僅追求速成、只求結果的台灣精神截然不同，也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製作、品管、檢驗，才會有那麼多劣質品的出現，也才會在很長的時間裡，讓「台灣製造」的產品在國際間與「中看不中用」劃上等號。

陳其南認為，無論是基於興趣、消磨時間、或是美學的追求，如果能夠專心致志地完成一件作品，那麼製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至於結果如何反倒其次，

這就是典型的日式精神；將這種精神延伸到工作上，縱然是日復一日的固定流程，即便知道沒有問題，都還能依著規定再做一次、再檢查一遍，作品會更完美無缺，因人為疏失而發生意外也能就此避免。

不過，傳統工藝精神的培養，當然要由下紮根，並非從小不接受這樣的教育，到了長大突然就能夠接受並且擁有這樣的精神。只不過，陳其南說，現在的學校課程內容實在太多，除了傳統的科目之外，還要增加英文、電腦、鄉土教育等課程時數，然而一天的學習時間就那麼多，這些新的重點課程自然不可避免地排擠小學的勞作、中學的工藝課。

陳其南對此倒是沒有太多的憂心，他認為，時代變遷，教改應該要更能彈性安排教學方式，課程應更重視個別性而非一致性，這本是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所在。只可惜我們的社會還有些適應不良，難免有些落差。

但是，雖然在學科不斷擴增之下，不可能再有單獨的工藝課，但是不代表不能學習工藝精神，這部分的教育可以包含在一個大的領域內，比方美術課甚至音樂課，無論如何，理想的教育安排應該是讓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都能有機會接觸過工藝製作，至少學會從頭到尾完成一件工藝品，無論是一張凳子、一個箱子、或是一個架子都好。

陳其南表示，這樣靈活的課程模式在國外行之有年，而且也有不錯的成效，只不過在國內由於家長與一些老教師的觀念難以接受，以致於推行起來難度增高不少。他指出，在國外的課程裡，一個大的



「佇立」，熊鄉藝品作品。

(提供／熊鄉藝品)

學科就包含很多的項目，像是社會科就涵蓋歷史、地理、公民、經濟學等，都有涉獵的機會，也會因材施教，讓不同的學生接受的程度不一，在高年級一個班十幾個人學的不盡相同，但是只有一個老師，這樣的情形十分普遍；所以，理論上，台灣的教改若能夠成功，則學生也同業可以在同一堂課內，依著自己的興趣與能力，接受不同比例的各種課程。

重視用與美的互動關係

被陳其南視為推動傳統工藝精神重要推手的國家工藝獎，前身為「傳統工藝獎」，於民國八十一年設立，源於一九九二年「國際傳統工藝大展」，為了要持續推動工藝發展，由文建會舉辦「民族工藝獎」，連續辦理了五屆，成績顯著。後來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接辦了三屆「傳統工藝獎」，更是在鼓勵創作及延續傳統工藝文化上綻放了豐碩的果實。二〇〇一年開始，為了配合政府再造和組織功能整併，文建會決定將「傳統工藝獎」交由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辦理，並更名為「國家工藝獎」，使這個獎項更被尊崇。

對於這個象徵傳統工藝最高榮譽的獎，陳其南有著深切的期許，除了從比賽辦法詳訂必須為具有美感的實用性工藝品，與美術作區隔之外，為了鼓勵更多工藝創作者參賽，工藝所也將協助得獎作品生產，讓民眾與設計者有一個接觸的管道。

如此一來，得獎作品不再只是能看而不能用，設計者的概念也能夠落實到生活

裡的實用階段，以後民眾參觀工藝獎得獎作品，看到心儀的作品也不再只能純欣賞，而有機會可以買回家，妝點居家生活，而設計者有了真實的市場，也才有更多的後盾繼續從事更好的工藝創作。

陳其南表明，文建會將扮演一個推動的角色，建議工藝獎的方向，否則大家對於工藝的理解將愈來愈窄化，到最後傳統工藝將漸漸消失。事實上，工藝創作是人類最具體的重要精神文化資產，講求「用」與「美」之間的相互關係，其機能之美、材質之美、加工技術之美與風土文化之美，成就人類文明、豐富精神與物質生活。中國周禮考公記詳載：「天時、地利、材美、工巧，合此四者，方為良」由此印證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工藝作品不僅難得一見，價值更是非凡。

令人憂慮的是，台灣許多地方的傳統工藝都在逐漸消失當中，當老藝師漸次凋零，卻又後繼無人，然後在機器製造的取代之下，許多相當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藝便漸漸為人所忽視、終至遺忘。

在陳其南的構想當中，振興傳統工藝一定要從鄉鎮做起，南投竹山的竹器要重新建立傳承，除了登上國家工藝獎的寶座外，還可以設計許多地方競賽，比方說比看誰的竹子劈得最好、誰的卡榫做得最好等，都可以為相關產業進行宣傳；像鶯歌的陶藝也是一樣，陶碗、陶甕等都可以舉辦單一項目的小規模競賽，可以就此拉開技術差異性，傳統工匠也能因而獲得肯定、地位因此提高。相同的模式當然還可以應用在製作陀螺、木碗、竹匙等。

陳其南在行政院政務委員任內，就曾

經推動「工藝振興條例」，目前的規劃則是納入文化產業發展條例當中，除了規範工藝所的職掌外，也將促成地方政府依照當地特色工藝成立「傳統工藝振興委員會」，只要是運用到手工的傳統工藝，即使抓魚的魚籠也算，都可以是委員會的扶持對象，而作法上是要強調過程有趣，而不著重於產品的成果。

校園是發展全民生活美學的搖籃

提倡全民生活美學也是陳其南上任後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不過，陳其南認為不同生活環境對於美學的定位要求也有所不同，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每個人透過審美的過程，培養自己的獨特性。他舉例說，在鄉村使用的碗，也許是素樸、極簡的風格，也有它的美感，並非所有的人都要使用精緻的骨磁，才代表全民生活美學到達一個水準。而在工藝所的工藝展示，就是在提供這樣一個指標。

除此之外，學校裡也是發展全民生活美學的重要搖籃，陳其南認為，即使在校園裡沒有固定的工藝課程也無所謂，只要

文建會能與學校教育達成某種共識，能夠資源分享。陳其南指出，文建會知道很多民間藝師，他們擁有好手藝、一身絕學，但是沒有顯赫的學歷，無法進入教育體系傳授技藝。

但是，陳其南說，學校這方面資訊較為匱乏，課程又較為僵化，雙方面資源兜不起來，如果教育體系能開放管道，文建會就可以提供人力，這樣許多學校就能依環境所需，發展自己的特色教學，利用社團活動將傳統工藝傳承下去，比照社區總體營造的成功模式，由地方來形塑自己的工藝特色。

陶瓷工藝彰顯美食美器。
(提供／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